



2024年8月4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朱 洁
美术编辑:张 武
校 对:马晴春

诗歌

夏天的标点 (组诗)

龚凯健

蜻蜓

南溪畔的夏天，蜻蜓立于荷尖上
身着碧蓝纱裙，荷叶为其铺开
城中人称之为翠盖
青石小径旁，荷花绽放
蜻蜓穿梭于稻香与荷香之间

午后的阳光
慵懒地爬上树梢
孩童欢笑声中
晨曦微露，露珠闪烁如繁星
天空如洗，蓝得让人心旷神怡

荷塘边，几个孩童追逐着蜻蜓
眼神中满是好奇
夏风轻拂，摇曳着荷叶的裙摆
蜻蜓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

荷香

她们彼此映照，在六月
用摇曳的姿态
来度量水波的温柔
向一波又一波的清风
传递夏的秘密
一位身着素雅裙裳的少女
站在荷塘边
笑容比荷花更加清雅脱俗
一只蜻蜓轻盈掠过
与周围弥漫的荷香
交织成难以言喻的宁静
在阳光斑驳的午后，一幅画面
整个池塘都绽放着纯洁的梦

秋木坑避暑

胡耀军



进入二伏，天气奇热，从朋友圈看到很多人晒避暑的照片，也想找一清凉地去避暑。正好有一同事说地在炎陵沔渡秋木坑村避暑，这里原生态，是个避暑的好去处。查好导航位置，我和夫人说走就走。下午两点，骄阳似火，两百多公里的路程，开车三个多小时，最终我们于傍晚顺利赶到炎陵县秋木坑村的礼祥农家乐民居。

沔渡镇在清朝年间称为九都，它西北与现在的十都镇为邻，东南与江西省井冈山交界。沔渡是一个典型的老区边远贫困小镇，人烟稀少，秋木坑村的人口仅为千人左右。那里的房屋多为新中国成立前的建筑，极具浓郁的客家风情。秋木坑村坐落在一条狭长的山谷中，村民的房屋大多依谷底两边的山脚而建，住家大多隔谷相望，山村里的住房建得松散，但也不失错落有致。

礼祥农家乐地处沔渡镇秋木坑村东西走向的山谷之中。一条沿着山势由东向西的小溪，从谷底门前流过，潺潺的流水声，经年不息。村里修的仅有一车之宽的水泥路，被群山环抱，它与小溪为伴，起伏蜿蜒于海拔八百多米的群山谷底之间，它是连接山外世界唯一的通道。这里距炎陵县县城虽不到二十公里，但由于从县城到秋木坑均为盘山公路，开车也需近一个小时。

秋木坑礼祥农家乐，以老板的名字命名，老板姓张，叫张阿祥。张阿祥祖籍浙江，早年其祖辈迁徙并定居炎陵，他的父亲娶了炎陵媳妇，成了地道的炎陵人。他和老板娘都是秋木坑村的村民，夫妻俩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在外打工，女儿已经出嫁，外孙女上小学四年级，外孙还在上幼儿园。他家是秋木坑村第一个开民宿的家庭，经过几年的经营，他家已有12间客房。他家在村上虽有6亩田地和120亩的竹林，但民宿是他家主要经济来源。老两口为人忠厚，待人热情，来这里的客人多为回头客。老张夫妇特别勤奋，善于经营。他们把自己的民宿打理得有模有样。养鸡养鸭，种菜采摘，外出买菜，清理房间，炒菜做饭等，全靠两

人辛苦劳作。暑假期间客人多，女儿女婿带着孩子从县城赶回家，给父母帮忙，一家几口，忙中有序，其乐融融。这个家庭给我的印象极深。他们有田有山林，有自己的产业，子女在外面发展，自己则固守家乡乡土。这个画面成为当今中国农村家庭的一个缩影。

张阿祥的父亲当年是秋木坑生产队队长。上个世纪60、70年代，湘潭很多知青都下放在秋木坑村，这些知青至今都与秋木坑阿祥一家有来往。加上是村里第一家民宿，所以秋木坑礼祥农家乐比较有名，暑期来避暑的客人很多。城里人怕热，到处找地方避暑。这也为张阿祥等秋木坑村的村民提供了商机。过去鸟不拉屎的地方，凭借绿水青山，引来了避暑的客人。大山里的清凉和自然景色，让来这里的客人络绎不绝。

我在秋木坑村避暑，喜清静，不打麻将。除了早晚在村道上散步，就是在闲暇之余，翻看一下手机，看看诗友的诗，也依景依情作诗。我也只想能够把这里的美景和自己美丽的心情，融入文字和诗句中。

来到秋木坑后，我把自己的感受写了一首《沔渡沙·炎陵沔渡秋木坑避暑》：
翠竹黄桃绕水前，大山秋木避炎天。清风拂面送凉爽。

流水听涛清酷暑，礼祥鸟语语悠闲。农家乐趣胜桃源。
对秋木坑村的清晨，我也充满了好奇。大自然的梦幻和鸡鸣、蝉鸣、鸟语、溪瀑，都吸引着我。我即兴作了一首《喜迁莺·秋木坑晨曲》：
晨曦露，叫鸡鸣，天亮梦初醒。蛙蝉合唱意不停，满眼小溪清。

云霁升，天空静。漫步山林曲径。随叮咚水响瀑迎，乐享自然情。
秋木坑村夕阳西下，彩霞满天。小山村炊烟四起。金色的余晖给万物涂上一层秋色，此时此景，随吟一首《七绝·暮色秋木坑》：
凉风拂面入冲里。

暮色炊烟绕院门。
竹伴溪流闻鸟语，
晚霞晖抹印桃园。

深山密林能够避暑，清凉文字也能避暑。我爱秋木坑，这里的清凉世界和淳朴的民风，将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散文

生命的遇见

谭辉

沐一缕雪域高原的风，浴一场援藏时光的雨。

2016年7月到2019年7月，45岁的我有幸成为株洲市第八批援藏干部，得以用生命中宝贵的三年时间来到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从有“东方莱茵河”美誉的湘江之滨到世界海拔最高的大河之一、中国最长的高原河流雅鲁藏布江之畔，来到藏文化的源头雅砻大地扎囊县。

选择援藏，绝不是头脑发热的冲动，而是宁静生活和不惑岁月的冒险闯关。因为人生的经历本身就是一场充满挑战的体验，而经历就是财富。

遇见高原，几经风霜雨雪、艰苦磨砺，让我原本平淡如水的日子，变得简单而充实、质朴而崇高。在那离家最近、离家最远的地方，这场生命的遇见，让我格外珍惜。

我知道，这样的遇见，这辈子不可能再有第二次。进藏伊始，我就提醒自己要在在这三年中的一千多个日子里，用最纯的心、最真的情融入高原；用最忘我的精神、最闪光的作为奉献高原。

多少次，我带病出征，率领招商小分队，从东到西、从北到南，足迹遍布10多省市；多少次，病倒在招商途中，却又马不停蹄继续跋涉奔波。以商招商、以诚招商，扎囊招商引资呈现前所未有的火热场景。一

家家绿色现代农牧业企业落子江北，一家家实体工厂布局江南。招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8亿元，从“输血”到“造血”，扎囊招商实现历史性突破，这是我们留给高原最好的礼物。

无论是蓝天白云、花开花落的季节，还是缺氧吊水、飞沙走石的日子，三年的风刀雕刻出沧桑的痕迹。但在高原的日子里，藏族同胞的那种简单与直接、真实与热情，那种淡定与从容，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一次遇见，终身受益。

援藏于我，是一次远行，更是思想上的一次寻找，是一场心灵的洗礼，也是我整个人生中最无悔的选择。因为，在这里，我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一个援藏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美酒是青稞，祝福是和平，赞歌是春天，雪山是哈达，献给你尊敬的援藏大哥！”每当《援藏大哥》的旋律响起，内心便无比充盈，眼角有泪光闪动。

往后余生，任援藏的岁月流去，只要拥有一份坦然与执着，何尝不能收获一份优雅与心安。

一次援藏，终生难忘。难忘那遥远的地方，难忘那美丽的雅鲁藏布，难忘我用生命遇见的高天厚土、山宗水原的青藏高原。

最好的告别

邹彬

关于死亡，我一直思考得不多，一来自己还算年轻，二来父母家人一直身体不错，三是文化使然。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死亡从来就是个令人忌讳的话题，我们少有这方面的教育，也很少想过要主动去接受这方面的教育。可是，就算刻意回避，我们也无法改变人类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在奔赴注定的最后结局的事实。

和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一样，我正经历着自己的人生，同时，也别无选择地旁观着我父母的人生。

爸爸今年81岁，妈妈77岁，他们的身体一直很好。刚退休时，曾长住国外，帮妹妹带大了两个孩子。前两年我在国外工作时，七十好几的老两口，曾两度坐10个小时的飞机去墨尔本，陪我小住。那段时间，几乎每个工作日的白天，爸爸都去家旁边的市政厅图书馆看中文书，妈妈则在家中做饭，晚上等我下班回家，吃完饭后，我们仨便去家附近的广场遛弯。

每到周末，我便开车带他们去远一点的海边和公园，散步、吹海风、摘水果，看看不一样的风景。有时国内有文艺团来访，我还带他们去看演出。记得那年春节，东方歌舞团来墨尔本演出，爸爸见到了他们那个年代的偶像歌星朱明瑛，很是开心，兴奋地与她合影，并说与国内的亲戚朋友听，那股兴奋劲，有点现在年轻粉丝们的情怀。

从墨尔本回梓后，和很多身体健康的老年人一样，爸妈也开始过上了一段有钱有闲有体力、可谓一生中最好的日子。他们和老同事们一起坐专列游西北，坐游轮游三峡，天热了找个凉快的地方住段时间避暑。

日子就这么快乐而有节奏地往前过着，我们也曾以为就会这么继续下去，没想到前年8月，爸爸突然因高血压病入院，并从这一次又一次地出院、住院。

年老就是一切美好逐渐远离自己的过程。随着病情从单一的高血压迅速发展成冠心病、严重心衰和中中风，爸爸食欲下降，吞咽困难，玉树临风的他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瘦成一道闪电。虽然他每天按时服用大量的药丸，但还是很快发展到了无法正常行走、无法自理、严重依赖呼吸机的地步。

都说病来如山倒，但我真的无法接受，当过空军、热爱运动，那么健康的爸爸，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被病魔折磨成这个样子。

去年5月，他凌晨3点发病，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当时爸爸被紧急要求做心脏造影术，我独自坐手术室外，面对那么静、那么空的医院走廊，心里好慌。

更可怕的是今年春节，爸爸又住院了，心脏衰竭叠

加新冠肺炎。小年夜那天，爸爸差一点离我们而去。在医生抢救他的那一个多小时里，我仿佛看到死神在他头顶盘旋。生平第一次，我觉得死亡离自己这么近，想着从此我可能就没有了父亲，眼泪顿时涌了出来。但我只能像个傻子一样呆在一旁，看着医生进进出出……

好在爸爸竟然挺过来了，而且，在我们的照料和鼓勵下，慢慢地好转。

生命是奇妙的。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人类寿命不断延长。我们无法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到达自己的人生终点。但是，历经爸爸与病魔的抗争，以及自己身体细微的变化，我知道，衰老不可逆转，死亡终究要面对。

我们一家在爸爸又一次住院的事实面前积累直面死亡勇气。不久前，爸爸召集家人开会，极其慎重地宣读了他字斟句酌写下的遗嘱。

现在他的情况基本稳定了下来，每天可以下楼去小区里遛几个小弯，还可以和我们一起玩一个多小时的扑克牌，生活似乎恢复到了他住院前的样子。只不过看着步履蹒跚的他，我总会不自觉想起他曾经意气风发的样子，不免感慨岁月的无情。我也因此想象将来自己老去的光景。相比我们这代人，爸妈是幸福的，有多个子女照顾，只生育独生子女的我们，真的不知道人生的归宿是何处。

直到我阅读了《最好的告别》这本书，作者阿图·葛文德是一名医生，在书中，他从医生、朋友、家人等多重视角，用一个个鲜活的例子，道出了关于衰老与死亡思考。掩卷细品，我意识到我的家庭正在重复着书中很多家庭走过的路。衰老与死亡，是全人类共同的课题。

和很多国家一样，我国现在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比，我们的养老软硬件亟待升级。

以株洲为例，到2022年末，全市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1.23%，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6.09%，而我们的医养结合机构、从业人员等还需要发展、扩张。当然，一切的发展与改善，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但更重要的，我们需要观念的转变——死亡，不该是个令人忌讳的话题。

我天真地希望我能尽可能久地健康自由地活着。实在到了某一天，我走不动了，眼眉低垂时，我希望自己住在一个养着猫狗和小鸟、种着花草的养老院子里，看孩子们跑来跑去，听鸟鸣猫狗叫，被护工推着去闻花草的清香，在美妙的音乐里，亲人的陪伴下，平静而安详地离开，那将是我与世界最好的告别。

阅报栏杂忆

刘克定

几十年前，城镇街头都是有阅报栏的，一溜儿报架，玻璃框里刊着各种报纸，有的框还有轴，可以转动，看完一面，可以转过来看另一面。报纸有中央的、省级的，也有地方报、专业报之类，形成一个长廊。每天清晨，长廊前就站着许多读报的人，关注当天的新闻。长廊有专人负责，每天把新出版的报纸，刊进玻璃窗。

阅报栏是很好的宣传阵地，有的城镇还设有图片廊，玻璃窗内全是新闻照片，从新华社图片社预订，定期更换，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的图片新闻。

曾读到陈寅恪先生《夏日听读报》诗曰：“掉海鲸鱼夔夔空，蝓膏雕鸢喷烟红。独卧卧疾陈居士，消受长廊一角风。”诗里说他患眼疾，读报困难，让亲人搀扶到长廊，读给他听。此诗写于1945年夏，正值抗战胜利的时候，“陈居士”长廊“听读报”，得知胜利消息。那时长廊读者云集，国家命运牵动人心。

曾几何时，长廊开始式微。

大约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些报纸兴起厚报之风，以增加报纸的信息量，大量增加版面，多的时候达几十个版，这样一来，阅报长廊就承受不了这个负担，即使厚报十分之一的版面也无法承受。

接着，网络新闻的崛起，让阅报长廊少有读者光顾。曾经吸引读者的长廊，已经人迹罕至。长廊长满“牛皮癣”——一些小广告贴在长廊玻璃上。阅报长廊开始萧条，不久改作街边花地了。

近年来，报纸改版，改得有“视觉冲击力”，冲击了传统的办报格局，一直到“网络新闻”的出现，手机替代阅报长廊。阅报栏阵地的印象，留在了站着读报一族的记忆里。

从阅报栏到厚报到网络甚至手机，这个变化，发生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说明社会在飞速发展。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离娄章句下》），先人留下的传统，经过几百年就会改变，正是赵翼说的“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这个变化，打破了一些传统的格局。

于是有些报道，萝卜快了不洗泥，缺乏新闻语言整洁的讲究，有些“网络语言”不够严肃，已经成了人们笑话的谈资。作为传达媒体，无论怎样变化发展，是离不开文字和语言表达的，而

这种表达，有它一定的规律，这些规律，是不能违背的，诚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准确、鲜明、生动这个前提，是新闻传播必须遵循的。兴一利必生一弊，这是必须注意的。

从网上读到一篇论文，把“小学”说成“朴学”：“但恰好在近几十年来被两代史学工作者中的绝大多数人弃而不顾的‘小学’——即考据、版本、校勘、辨伪这些基本功打好”，这里先不说这句话的语病，单看所指的“小学”，在汉代是指文字学，魏晋之后，音韵学亦编入小学，唐以后，训诂学亦列入小学，此后小学便成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总称，为后世所沿用。作者未加详审，误指小学为乾嘉学派的朴学，因为乾嘉学派的“朴学”正是搞辨伪、考据的。

此类问题还有：某小区有人坠楼而亡，记者到现场采访，报道说：“坠楼者落地后宣告不治”，既然“不治”，想必坠楼者已不能“宣告”，“宣告”在这里是不是应该反复斟酌一下呢？

《吕氏春秋》书成之时，吕不韦在城门口悬赏，凡能挑出毛病者，一字赏千金。而这部书里的《察传》，正是讲的不轻信不实信息的故事，很值得一读。

吕不韦提出“闻而审，则为福矣；闻而不审，不若无闻矣。”做到“闻而审”，就可以发现所谓“闻”，有时并未接触事物的本质，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假新闻”“无厘头”。

词语不加辨析，就会使新闻的真实性受到影响，这些教训是很多的。例如一些网络语言，不加选择，不讲语法、修辞，生造的词语一窝蜂涌入版面和荧屏，扰乱了正常的语言环境。不能捡进篮子里就是菜。

我记得，曾在阅报长廊前站着读报的人，不是一两个，而是摩肩接踵，也不是“浏览观四海，茫茫非所识”，而是仔细阅读，有的还做笔记，一站就是一个上午。

现在，获得信息的渠道多起来，防疫期间，自我隔离，信息渠道除了报刊和电视，就是手机。微信、自媒体、朋友圈，传播虽广，但同一条信息，各有不同的角度、解读和观点，这个信息量，已是阅报栏不能承载的了。

请接受我的敬礼，阅报栏，新闻传播最初的站台者。

记事本

